

王趙
朝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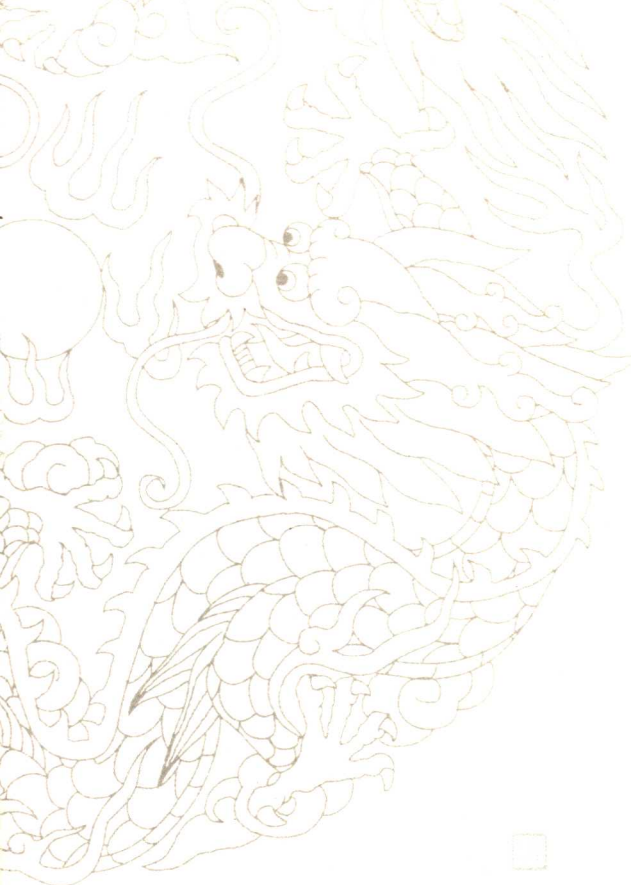
【第三部】

仁宗皇帝

下

李之亮 著

一部以宋代帝王、后宮和重臣為主角的大氣磅礴的長篇歷史小說。



趙宋
王朝

【第三部】

仁宗皇帝

下

李之亮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议国事丁谓献媚
思畴昔太后答亲 | (一) |
| 第 二 回 | 刘采苹重访旧居
杨崇勋乍承新命 | (一六) |
| 第 三 回 | 吕知府勘察皇陵
刘太后剪除邪佞 | (三一) |
| 第 四 回 | 丁司户雷州坦言
杨太妃驼巷荐美 | (四七) |
| 第 五 回 | 小皇帝误入慈安
刘采苹议立皇后 | (六四) |
| 第 六 回 | 钱惟演盛极遭贬
李用和伤愈被拘 | (七八) |
| 第 七 回 | 李用和化险成祥
秦采薇出幽遇宠 | (九五) |
| 第 八 回 | 吕夷简一箭双雕
刘采苹明书暗用 | (一一二) |
| 第 九 回 | 夏大人再附新贵
孙军头难脱律条 | (一二九) |
| 第 十 回 | 念旧情太后赠宅
用苦心宦官施计 | (一四七) |
| 第 十 一 回 | 杨崇勋兵临帅府
曹利用祸从天来 | (一六一) |

- 第十二回 吕丞相三愿俱谐
曹知州一命归天 (一七六)
- 第十三回 应天府晏殊召贤
邓封村无双寻姐 (一九四)
- 第十四回 观图画神摇心动
探皇陵目瞪口呆 (二一〇)
- 第十五回 会庆宫赵祯诉苦
议政殿宰相陈词 (二二六)
- 第十六回 烦心事接踵而至
逆耳言茅塞顿开 (二四三)
- 第十七回 李用和有惊无险
秦采薇失而复还 (二六一)
- 第十八回 拼科场二士争先
望回朝各怀筹算 (二七五)
- 第十九回 少天子为母庆寿
老娘亲含恨归泉 (二九一)
- 第二十回 刘采苹终辞人世
吕夷简太过聪明 (三〇七)
- 第二十一回 孟王府乍得真情
洪福院再见生母 (三二五)
- 第二十二回 郭皇后私房闲话
吕丞相大殿失蹄 (三四三)
- 第二十三回 杨太妃池边哭子
尚美人殿内陈情 (三五九)
- 第二十四回 出宫人先后殒命
纳后妃彼此相安 (三七六)
- 第二十五回 阎文应暴死荒郊
范仲淹逞强大殿 (三九四)

- 第二十六回 杨太妃临终偿愿
韩司谏盛年受擢 (四一一)
- 第二十七回 青面虎保安大捷
两部署三川战歿 (四二七)
- 第二十八回 文御史初现锋芒
任将军惨败好水 (四四四)
- 第二十九回 韩将军偶然得救
范安抚无意招灾 (四六一)
- 第三十回 齐嫂再访国舅府
富弼初使契丹国 (四七七)
- 第三十一回 老相国临终论道
新参政崭露锋芒 (四九〇)
- 第三十二回 欧阳修献贺喜诗
苏舜钦遭自盗谤 (五〇九)
- 第三十三回 庞安抚再战延州
富枢密横遭飞语 (五二五)
- 第三十四回 杨府尹如获至宝
包大人小试牛刀 (五三九)
- 第三十五回 富枢密决意离京
贾集贤计取首相 (五五二)
- 第三十六回 王中丞气急败坏
范知州兔死狐悲 (五六六)
- 第三十七回 聪明反被聪明误
侥幸终埋侥幸灾 (五八五)
- 第三十八回 夏大人惨遭无趣
福姑娘两遇多情 (五九九)
- 第三十九回 杜衍灰心辞高位
颜秀昏头起阴谋 (六一三)

- 第四十回 老庞籍痛陈时弊
贼王则据地称王 (六三〇)
- 第四十一回 赵禎除两块心病
颜秀送四颗人头 (六四五)
- 第四十二回 小福儿宫中魂断
鞞公主愤然离家 (六六〇)
- 第四十三回 应天府杜衍灰心
马军桥菊花奇想 (六七七)
- 第四十四回 狂人惹火自焚身
府尹失职丢纱帽 (六九四)
- 第四十五回 范仲淹怆然辞世
依智高再乱广南 (七〇八)
- 第四十六回 赵知州舍生取义
狄元帅号令初发 (七二四)
- 第四十七回 陈曙败兵昆仑关
苏缄受缚邕州城 (七三七)
- 第四十八回 贾昌朝蓄谋离间
周春花意外得幸 (七五一)
- 第四十九回 庞丞相盛极遭贬
狄枢密因梦成疾 (七六九)
- 第五十回 晏枢密九泉有慰
娇公主一爱难求 (七八六)
- 第五十一回 杜常监试眉州院
春花邀幸福宁宫 (八〇〇)
- 第五十二回 包拯断宗说一案
春花承赵禎新恩 (八一四)
- 第五十三回 李驸马贬谪卫州
王提刑嚼字欧府 (八二七)

第五十四回	包大人回乡探嫂 文丞相入宫谏驾	(八四二)
第五十五回	顰福康回心转意 贤丞相因病失官	(八五五)
第五十六回	周才人摆出难题 富丞相当机立断	(八七〇)
第五十七回	富昭文丁忧离朝 韩枢密应时主政	(八八四)
第五十八回	周春花红叶出渠 赵宗实喜忧接踵	(八九九)
第五十九回	任守忠后宫进谗 赵宗实终归受命	(九一三)
第六十回	立皇子告天成礼 惊新帝退廷归家	(九二四)



第三十回

齐嫂再访国舅府 富弼初使契丹国

齐嫂再访国舅府
富弼初使契丹国

很久没提到铜锣巷里的齐嫂夫妇了，他们现在情况如何了？

天圣末年，齐嫂因遇到难处找到李用和府上，得了无双三十两银子，解了燃眉之急。明道二年刘采苹死后，李用和一下子成了国舅爷，这消息也传到了齐嫂耳朵里，她当时就想到李用和府上祝贺，被老齐拦下了：“人家越混越高，咱们越混越惨，有啥脸面到人家那儿去？不嫌丢人现眼？”齐嫂虽然嘟嘟囔囔不服气，心里也明白两家门第相差太远，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晃六七年过去了，老齐的生意一直不错，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前些日子缠上一件大官司：有个抓药的从他药铺里买了几副药，病人吃了后竟一命呜呼。买药的人一口咬定是药铺里误抓了毒药，开封府作查验尸身，也证明病人是中毒而死。当时抓药的小伙计早逃跑了，老齐是老板，不抓他抓谁？三推两问，证明两家从无仇怨，确系伙计抓药失误，开封知府贾昌朝从轻发落，判老齐药铺充公，外带赔偿苦主白银五十两、杖责二十。老齐所有的钱都投在药铺生意上了，家里哪有这么多现钱？少不得典衣典柜，凑足五十两银子，又挨了顿揍，才算是消停下来。老齐委屈得哭了好几场，眼瞅着铜斗儿一般的家顷刻间又成了空壳儿，他真想一头撞死！

“得啦得啦，保住条老命比啥都强！”齐嫂心大量宽，不住地劝慰丈夫，“没听人说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倒霉自有翻身日！”

“说得轻巧，十来年啊，白干了！”老齐说着又要哭。

齐嫂大大咧咧一笑：“这就冤死你了？你没听当年无双说的：人家寇准寇宰相，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不比你这小生意人

强一万倍？一道圣旨，贬死在岭南了！死的时候连条新裤头儿都没有穿了去，那惨不惨？想想人家，你就气儿顺了！”

“你又没到过岭南，你咋知道人家连条新裤头儿都没穿？”

齐嫂被揭穿了帮，呵呵笑了好几声，捶了丈夫一拳，骂道：

“该死的老东西，总好挑俺毛病！”

“看你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活该受穷！”老齐气呼呼地冲了一句，“老实待着去吧，别烦我了！”

“俺还不是心疼你，怕你想不开跳了金水河！”齐嫂嗔道，“没啥大不了的，想当年要不是无双给咱那三十两银子，咱也做不成药铺生意呀！哎，要不然咱再找无双张一回口，求她帮咱一把？”

“你可千万别再生这样的念头了，臊死我了！人家现在是什么身份？国舅爷啊！国舅爷你懂不懂？就是皇上的亲娘舅！你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嘴脸！”

齐嫂不忿儿地哼了一声，说道：“他是国舅爷不假，可你忘了咱是谁？”

“你是谁？你在人家眼里连个癞蛤蟆都不如！”

“放屁！我是国舅爷和国舅奶奶的大媒人！”齐嫂说得理直气壮。停了停，自言自语道，“不行，这一回非得去找和子和无双，要不然咱就困死了！”

“别别别别！”齐哥一迭声地叫。

“为啥？”

“丢人哪！”老齐一把拽住齐嫂的袖子拉她坐下，“再说和子如今是殿前兵马大总管，比不得原来当个考城县兵马小都监了！人家的府院在啥地方，你都不一定能找到，瞎忙活啥呀！”

“鼻子底下有张嘴嘛，问还问不着？只要找到他府第，他能不见我？我就不信了！”齐嫂觉得只剩这么一条路，坚持要去。

“愿意去你一个人去，反正我不去！”老齐拗不过老婆，无可奈何地说，“上回去还有个老南瓜带着，这一回看你给人家带点儿啥！”

“这一回呀，咱索性就彻底摆摆穷！啥都不带！”

“娘，啥都不带，总得带上我呀！”一直没说话的闺女福儿插嘴道。这话立刻引来老齐一通儿奚落：

“你娘一个去现眼还不够？还得娘儿俩一块儿现？”

“你咋这么说话？咱闺女长得齐齐整整的，咋丢人啦？咋现眼

啦？”齐嫂护着福儿，把老齐顶了回去，“去！娘带你去，气死他！”

福儿已是十四岁的大姑娘了，知道他爹心烦，也不生气，说道：

“爹你没见过无双姨，她待人不错，小时候的事儿我还记着呢！”

“妞儿，别理他，收拾收拾跟娘走！”

齐嫂做事一向风是风火是火，说干就干。穷人家的女人有啥可收拾？不大工夫，母女二人便出了家门，朝无双原来的府第走去。到门口一问，果然早换了主人。看门的老头探出头来：“找谁呀？”

“嘿嘿！嘿嘿！”齐嫂赔足了笑脸，“俺来找殿前大帅李用和李大人。”

老头呆了半天，才问道：“你不会找错人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嘿嘿，俺是李大人的老邻居！”齐嫂照实回答，“俺姓齐，啊不，俺家里的姓齐！”

“噢，你是齐嫂？”老头仔仔细细端详着她。

“你老认得我？”齐嫂也很吃惊，“敢问你老是……”

“你先等等。”老头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又打开，说道，“现在这儿住的是李大人的亲戚，我听国舅奶奶提起过你。这么着吧，我带你到国舅爷府上去。嗨，你也真算找对人了，要是没有我，你可进不去那么大的府第哟！”老头刚说完，院里出来一辆车，“上车吧！”

“哎哎！”齐嫂慌不迭牵着福儿，手忙脚乱地登上车，边走边跟老头儿聊起来，“你老真是个活菩萨，高看俺一眼。也该着俺娘儿俩命好，处处遇见贵人相助……”

到李府门前时，把齐嫂吓了一大跳：若不是老头儿把她拉到这里，鼻子底下长三张嘴也不一定能问到这里，就算问到这里，也近不得前啊：门外老远就有人端着枪守卫，跟他们说要找李用和，他们给你通报才怪呢！

几个人在门口候了好一阵，里边才出来个壮汉，对老头说：

“老爷吩咐，让客人进府说话！”

“来巧了来巧了，老爷还真在府上！”齐嫂紧紧跟在老头儿后面。福儿低声嗔她：“娘，你就不能少说几句？真是的！”

“嗯，少说几句，少说几句！”

进了二进院，壮汉来到一间偏厅，命她们站下等着，进去禀报。不一会儿无双出厅，一见齐嫂，热情地招呼道：“快进来呀，难得又见到你了！”

齐嫂激动得直抹泪儿，要给无双磕头，被无双扶住了：“老嫂子，就别见礼了！”一抬头看见福儿，问道，“这是……”

“这是俺的福儿啊！国舅奶奶忘了？福儿这名字，还是因为奶奶和国舅爷遇难呈祥起的呢。快叫国舅奶奶呀！”

福儿也不怵，大大方方地给无双行了个礼，叫道：“国舅奶奶福如东海！”

无双挺高兴，夸赞道：“好懂事的孩子，我们这点福，说到底还托在你身上呢！进来！”

李用和没在府上。无双让她母女坐下，侍女们出出进进端茶倒水，远处伺候着。无双岂能不知齐嫂的来意？聊了几句闲话，直截了当地问道：“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没有没有！”齐嫂刚说了一句，便忍不住掉下泪来，把老齐蒙受冤屈的事根根梢梢儿讲了一遍，“俺家那死鬼说什么也不让俺来，可俺又好几年没见国舅奶奶和国舅爷，不想你们吗？”

“不用着急，先拿点儿钱回去度日，过几天让用和到开封府去，把你们的铺子赎回来！”无双起身拐进内室，拿出一个小包袱，对齐嫂说，“这是六十两银子。”

齐嫂脑袋轰轰直响，庆幸这一回又来对了！人常说富贵人看不起穷苦人，看这李用和，看这无双，都贵成皇上他舅了，也没翻脸不认人啊！六十两啊，我的天！六十两银子，够他老齐拼死拼活赚上两三年！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涕泣谢道：

“国舅奶奶，我们这辈子真是遇见大贵人了呀！呜呜……”

“快起来吧，这不值什么。”无双轻声说道，“不过这六十两银子，你得花二十两给福儿好好做几件新衣裳，这么俊俏的女儿，不能让她穿得太素朴！”

“多谢国舅奶奶！”齐嫂磕了一个响头，又拽福儿道，“还不快给国舅奶奶磕头哇！”

福儿刚要跪，被无双扶住了：“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到底能有多大福？”

福儿腼腆地抿了抿嘴，样子很娇甜。无双端详了几眼，突然说道：

“齐嫂，如果你舍得，肯把福儿留在我这儿吗？”

“留在奶奶这儿当丫头？”齐嫂直冲冲地问了一句，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无双摇头说道：“齐嫂想歪了，咱们这么好的邻居，怎么能让她在府上当丫头？那算什么福？”

“那，那，”齐嫂被说得摸不着头脑，“那她能干什么呀？”

无双也不理她，盯着福儿问道：“想进宫吗？”

“进宫？哪个宫？”福儿还以为要把她送到道观里，“当道姑？”

无双笑道：“傻丫头！和你娘一样不长脑子，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皇上住的皇宫！”

“啥啥啥？皇宫？”齐嫂生怕听错了，结结巴巴地问，“皇上那个皇宫？国舅奶奶真会逗俺福儿！这孩子就是再有福，也没有那么大的福啊，嘻嘻，嘻嘻嘻嘻！”

“我看这孩子挺灵透，又懂礼貌又会说话，进宫做事，不会挨打的！”无双的目光一直在福儿脸上打转，“齐嫂，你是我和用和的恩人，三十两五十两银子算不得报答你们。把福儿送进后宫，她若是没大福的，挣几年钱给你们养老，那可就不是几十两银子了；若是个大福的，说不定得到皇上的恩典，也算我为你们尽了心意，不好吗？”

当年李用和从一个凿冥钱的叫花子骤然做了官，齐嫂就觉得这世界太神奇，怎么会有山大的元宝砸在他身上？她断定天底下决不会再有第二个像他一样幸运的人。如今福儿这么个铜锣巷里的穷丫头，能嫁个书生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哪里敢想进到皇宫里去？这当儿齐嫂的脑子里岂止是轰轰响，简直就是咣咣当当了！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福儿真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无双分明不是在开玩笑哇！她两只手不住地搓着，一声接一声地叫：“福儿，福儿！”想看看她是不是在做美梦！

契丹特使萧特末、刘六符在汴京待了五六天，唇枪舌剑，反复论辩，最后答应可以不割三关之地，但其他两项，则必须要契丹皇帝满意才行：若是和亲，宋朝要把最美丽的郡主嫁过去，而且要真正的金枝玉叶，若敢用侍婢哄骗皇帝，必战无疑！若是增加岁币，要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否则也是必战无疑！谈到这个份儿上，赵祯命二人暂且回国，待大臣们集议定下，再派使臣带着国书到北

国去。

契丹人如此蛮横，使赵祯大为恼火，他真想把杜衍调到河北，狠狠教训教训这个夷狄之邦！吕夷简几句话把他敲清醒了：“契丹人之所以敢于如此强硬，如此蛮横，说明他们经过数年休生养息，具备了足够南下征伐的能力。当年太宗皇帝几十万大军，尚且拿不下一个幽州，赍志而歿；真宗皇帝几十万大军，尚且无力推进到白沟河以北。如果当时先祖们有力量征服契丹，还能把他们留到今天吗？”

说得也是！看来为了保住祖宗疆土，只有采取和亲或增币了！唉，还得找大臣们商量！

吕夷简、晏殊、章得象，还有顶替杜衍的新任御史中丞贾昌朝，再加上杜衍推荐的翰林学士曾公亮、顶替贾昌朝担任开封府尹的王拱辰都被召进偏殿。面对这几个人，赵祯感到很孤单：堂堂大朝，可用之才竟如此之少？他的孤独感还在于杜衍、范仲淹、韩琦这些令他信任的臣子没有坐在面前。可有什么办法？外面也需要他们啊！还有杜衍推举的文彦博、欧阳修、尹洙、包拯，这些人能不能为朕担起大任？听说欧阳修已经回到汴京了，朕要亲自考察，看他是不是个栋梁之材？

“契丹的态度，尔等皆已知晓，有何良策，但言无妨。”

“不知陛下欲采取和亲之策，还是增币之策？”章得象不识时务地先问一句，被赵祯迎头驳斥：

“朕早就决定不与契丹和亲，各位只说是否增币，若增币，其数以多少为限？朕总不能再给他们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吧？”

“只怕少于此数，契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吕夷简道。

赵祯满脸不高兴，愤然说道：“朕已下旨，命全国士民不准穿销金之衣，后宫女眷皆着素服素帐，敢有犯者，以赃罪论处。朕敢肯定地说：前朝没有一个皇帝下过这样的圣旨！煌煌大朝，臣民撙节出来的银钱绢帛，竟要无休无止地拱手送给蛮夷豺狼，朕心里什么滋味，各位爱卿知道吗？”

“臣等何尝不痛心？”晏殊连忙劝解，“如今就算把王钦若从棺材里拉出来戮尸，也已于事无补！国库空虚，无可奈何啊。国家贫穷就要受人欺负，甚至有亡国之虞！为今之计，莫若先忍耐一时，待外敌安靖，必须大量积累财富，训练士伍，才能震慑蛮夷！”

赵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尔等认为真的要翻番才行？”

吕夷简接着奏道：“臣记得景德约和，先皇帝的底线是银、绢各五十万。曹利用义正词严，迫使萧太后在总共三十万的数目上达成和解。如今契丹虽然强横，若有精干大臣出使北国，与之论争，减其数目，也未可知。”

章得象、贾昌朝、王拱辰随声附和，都赞成这个办法。

“吕丞相认为派谁去合适？”

“澶渊之战时，曹利用只是鄜延路走马承受，六品之官。”吕夷简马上定下基调，意思是说小官急于建功立业，反倒敢于以死相争。

赵祯听明白了，而且认为颇有道理，又问：“这个无妨，六品之官，可以假三品之官嘛。丞相心里有人了？”

吕夷简奏道：“臣公开举贤，望各位大人深察老夫为国之心。现任纠察在京刑狱官富弼忠心可嘉，慷慨敢言，臣以为他能胜此大任！只不知晏大人意下如何？”吕夷简为什么要问晏殊？因为富弼是晏殊的女婿。

对晏殊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不同意，要落个遮护子弟的坏名声，还显得不领吕夷简的情，因为富弼此行若能为国建功，必然大加升擢，是给好处的事儿；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有可能被契丹扣留，也有可能完不成任务，那就不是升迁，而是责罚了！这个老狐狸！晏殊暗暗骂道。不过骂归骂，态度总是要表的。

“吕丞相对富弼如此错爱，臣以为可以命他为使。为国出力，死不避亲！”晏殊最后一句的语调既慷慨激昂，又含着对吕夷简的蔑视。

“就凭晏枢密的高风亮节，富弼出使归来，朕一定会大加奖拔！吕丞相，具体事务，你要仔细向富弼交代！”

“臣遵旨！”

“西北的情况如何了？”赵祯又问晏殊。

“近日军报不少，都是不错的消息。元昊本来无意与范仲淹讲和，所以得范仲淹书信之后，日日发兵攻打。范仲淹防守甚密，狄青也越战越勇，使元昊不敢再进延州境内一步。韩琦那里也加强防御，修缮城堡，新筑了大顺城和笼干城，招纳羌人，抚怀甚至。只是兵力不足，难于运筹。”晏殊照实答道。

“陛下，臣有一策，不知可行否？”贾昌朝接着启奏。

“讲!”

“前几年赵元昊西讨,西边各部族并没有真心归服西夏。我朝若能与那些部族通使,许以封爵金帛,令其从西路攻打元昊,消耗元昊的兵力,岂不比我军苦苦坚守更为有利?”

赵祯心动了一下,感到这是个好主意,问道:

“爱卿了解西北各部族的情况吗?为朕道来!”

“遵旨!”贾昌朝深拱言道,“臣虽不在军中,然自战事兴起,也曾多有关注。臣闻西蕃大酋唃廝囉势力强大,连元昊也不敢轻易惹他。不过后来其养子瞎毡与唃廝囉争夺地盘,发生口角,瞎毡一怒之下将所部开往河州,也就是唐朝河、湟一带,据地称王。宝元年间,瞎毡曾与陕西安抚司有过交往,当时陕西安抚使曾赠与他丝帛,瞎毡感激,表示愿意听命于我朝。倘若再派一介之使,多与瞎毡绢帛,令他出兵西夏,其事必成。瞎毡若能取胜,则我军继之;若不能取胜,又给唃廝囉摆出了唇亡齿寒的局面,唃廝囉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出兵救援瞎毡,这样一来,我军便可以游刃有余了!”

赵祯看看吕夷简,吕夷简应道:“臣以为不妨一试,成则获利无穷,不成则无非损失几匹绢帛而已。”

此前贾昌朝在赵祯心目中并不显要,让他担任御史中丞,不过是给吕夷简一个面子。今天他这几句话,如同在赵祯心里滴下了甘霖,他很欣赏地看了看贾昌朝,心中暗道:“谁说我大朝无人?在朕善于识别罢了!”

这是近几个月来最让赵祯高兴的一次集议,选派使者出使河州的事就交给贾昌朝去办了。众臣离开后,他没回大庆殿,直奔贵妃张弄玉宫中去了。由于战事纷扰,赵祯心情一直很坏,弄玉生怕惹他生气,处处赔着小心。如今见赵祯一脸喜色而来,她也豁然开朗,甜甜笑着将赵祯迎进宫里。

“皇上碰见什么喜事了?”

“贾昌朝出了个好主意,能化解西北之忧,还不是好事吗?”赵祯兴致勃勃,“朕前几天还在哀叹朝中无人,其实是朕没有及时发现罢了,煌煌大朝,人才济济呀!”

“臣妾真为皇上高兴。臣妾这里也有喜事告诉皇上呢!”

赵祯扳着弄玉的香肩,直勾勾注视着她,问道:

“你能有什么喜事?莫非怀上了龙胎?”

“皇上真是绝顶的圣明！”弄玉娇滴滴地靠进赵祯怀里，玉指摩弄着赵祯的衣扣，“皇上，臣妾已经两三个月了。皇上知道臣妾多想生下这个龙胎吗？”

“怎么不知道？”赵祯喜得心里发痒，搂着弄玉，“为朕延续龙脉嘛！”

“皇上说错了！”

“错了？怎么会错呢？”赵祯把弄玉重新扶起，问道。

张弄玉撅了撅小嘴，撒娇说道：“臣妾得不到皇上的宠爱，十天倒有五天连皇上的面都见不到。若是膝下有个皇儿皇女，终日陪伴着臣妾，该有多好？”

“呵呵，你可真霸道！朕后宫里这么多嫔妃，心思都放在你一人身上了，你还不满足？还敢说朕的坏话？嗯？朕要惩罚于你！”赵祯说着，在弄玉腋窝里使劲儿抓挠，痒得弄玉尖声大叫：“皇上，臣妾再也不敢了！啊哟哟，再也不敢了！皇上饶了臣妾吧。皇上，小心臣妾腹里的胎儿！”

赵祯这才停住，笑道：“若不是看在朕骨血的面子上，决不轻饶！”

嬉闹够了，弄玉抿了抿头发，又问：“皇上刚才说我大朝人才济济，为什么就看不到一个老成人呢？”

“谁？”

“臣妾不敢说！”

赵祯也是个聪明人，弄玉不敢说的，当然是她父亲张尧佐！这个人老成不假，但在士林中却没有太好的口碑。去年吕夷简提议让他到三司任职，赵祯给了他一个户部副使。本打算过些时候提拔他做三司副使，晏殊坚决不同意，说此人能力低下，不宜委以重任。赵祯也觉得再提拔他未必是件好事，因为他到现在并没有立下尺寸之功。派他到西北、河北？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于是说道：

“你父亲的事一直在朕心里装着呢，只是爱妃不可操之过急，朕又不忍付以繁剧之任，不如待爱妃产下皇儿，再以外戚加封之制，授以节度。”

弄玉心里有了数，又撒起娇来：“皇上能记着臣妾就好，岂敢再求其他？”她很懂得什么叫恰到好处，只说了这么一句，便转了话题：“皇上，臣妾若是产下皇女，该不会嫌弃疏远我们母女吧？”

“这是什么话？都是朕的骨肉，何谈疏远不疏远？当年尚美人被贬为道姑，所产之女，朕不是同样视如掌上明珠吗？”一提到尚雅荷，赵祯又想起了小荷公主，不无怅惘地说，“朕好久没见小公主了，很想去看看她。”

“臣妾伺候皇上一道去，行吗？”弄玉接着问道。

“好啊！”赵祯十分高兴。

小公主一直在苗妃宫里鞠养着，今年六岁了。杨雨儿死后，宗实没有出宫，也由苗妃带着。在小公主面前，宗实很有大哥哥的风范，经常带着小公主到各处玩耍，时时看护着她。前些时候听说宗实要出宫，小公主又哭又闹，非要和宗实在一块儿玩不可，苗妃也舍不得宗实走，为此赵祯同意宗实继续留在宫里。两个孩子很少见到赵祯，对他一点儿都不亲，听说他来，小公主立刻拽着宗实，央他带自己到后花园去。曹皇后也在这里，笑道：“别人盼着见皇上还见不到呢，你倒好，皇上来看你，你却要躲出去！”

众人都笑起来。赵祯正好听见，嘻笑着问：“哪个要躲着朕？”说着来到小公主面前，抚着她的丫角儿问道，“为什么要躲着朕？你不知道朕是你父皇吗？”

“父皇又怎么样，你又不哄我玩！”小公主毫不客气地回敬赵祯。

赵祯把小公主抱起来，在她脸蛋上亲了一下：“朕给你赔不是，总行了吧？”

曹皇后接上一句：“公主可真厉害呀，居然逼得皇上给她道歉赔不是，这可是天下奇闻了！”

赵祯抹了抹小公主的翘鼻子，说道：“朕不但要给公主赔不是，还要给她加封号！”说到这里，想起雅荷逝去，小公主不能在亲娘怀里撒娇，不由一阵心酸，“朕盼望公主一生快快乐乐，幸福安康。皇后，你看给公主封个‘福康’如何？”

“福康，福康公主，好呀！”曹皇后极力赞同，“小公主，从今往后，你就是福康公主了！还不谢谢父皇？”

“福康是什么呀？”公主根本没懂。

“福康是你的封号啊！就好比……嗨，我也说不清！”苗妃想为公主解释，又不知该如何解释。

“皇上，苗贵人带着两个孩子尽心尽意，十分辛苦，皇上也该有所酬劳才是！”曹皇后又为苗妃求情。